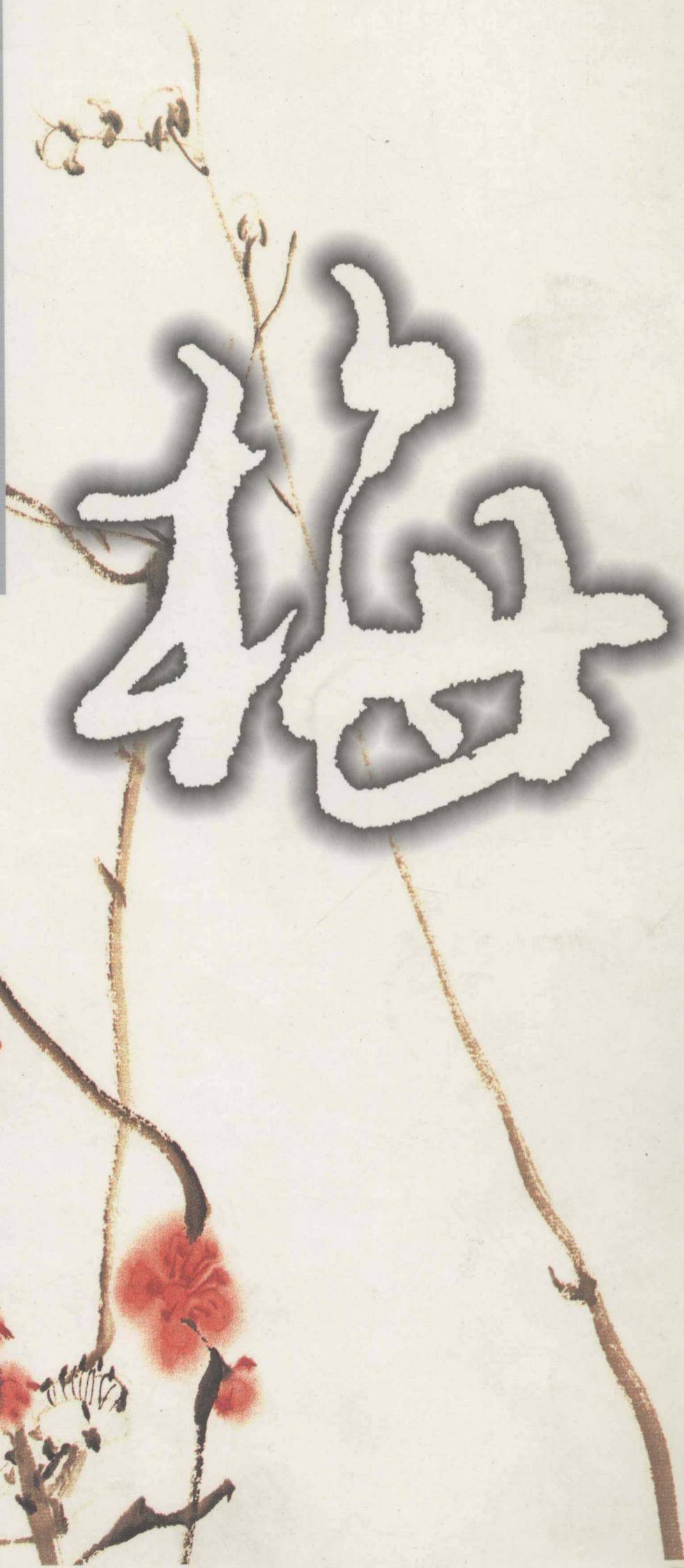


陈玉圃编著

● 广西美术出版社

# 写意国画四君子



名作点评 ● 作品技法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写意国画四君子·梅/陈玉圃绘. —南宁: 广西美术出版社, 2002. 6

ISBN 7-80674-187-9

I. 写… II. 陈… III. 梅—写意画: 花卉画—技法 (美术)

IV. J212. 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5783 号

## 写意国画四君子·梅

编著者 陈玉圃

编审 黄宗湖

责任编辑 冼小前 黄启荣

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

(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邮编 530022)

制版 广西方正彩印公司

印刷 南宁双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8

印张 3.5

印数 1-3000 册

版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80674-187-9/J.162

定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果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包退换。



□  
画家陈玉圃近照

## 出版说明

著名画家、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陈玉圃先生的花卉小品，简淡、清逸、幽雅，方寸之间，淋漓天然的笔墨意趣，赏心悦目，耐人寻味。

本丛书特请画家结合专业教学构想，精选历代名作进行品评的同时，通过简明扼要的技法分析和作品表现，为热衷于传统绘画的爱好者，提供格调高雅的实用范例。

# 序

□ 陈玉圃

国人习惯称呼文质彬彬而又品德高尚的人谓“君子”。所谓君子者，或乐道安贫、鄙薄名利，或洁身自好、矜而不争，或刚正不阿、威武不屈，或明智洒脱、逸然高隐……总之，“君子”集国人所有美德于其身而成为立身之楷模。如商之夷齐，楚之屈平，汉之四皓，晋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生，皆以君子之操而受到国人之尊重。千百年来史家褒扬君子，诗人讴歌君子，而画家则画君子，于是有梅、兰、竹、菊之“四君子”画，亦借物言志，寄托情怀者也！

“梅”之所以喻君子者，乃因梅花冰清玉洁、傲霜凌雪、不畏严寒、韵致超绝的美质如君子，所以备受尊崇和喜爱。相传宋诗人林和靖结庐孤山，终身不娶，养梅蓄鹤，以梅为妻，以鹤为子，其爱梅之情可谓深矣！而陆放翁则发出“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前一放翁”的慨叹！至如“冰花个个圆如玉，羌笛吹它不下来”的王冕笔下的梅花，则简直就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！

“兰”生空谷，素心高标，让而不争，亦恰似君子之美德，而受到尊重。所谓“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”、“纫秋兰以为佩”，知其德配君子者由来久矣！至于郑所南画露根之兰，苏子瞻作棘中之兰，或曰“纯是君子，绝无小人”，或曰“君子能容”则不讳小人，实皆以画兰自况也！兹后画兰之风大盛。

“竹”不惟亭亭玉立，风采照人，且抱节虚心，岁寒不凋，非君子其何哉？诗经有曰：“瞻彼淇奥，菉竹猗猗，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……”即以竹喻君子情操也。苏子《墨君堂记》说：自从晋王子猷谓为竹君之后，“天下从而君之，无异辞”，可知国人谓竹为君子者亦由来久矣！苏公在评论文与可画竹时说：“……独能得君之深，而知君之贤，雍容谈笑，挥洒奋迅，而尽君之德……风雪凌厉以观其操，崖石荦确以致其节，得志遂茂而不骄，不得志瘁瘠而不辱，群而不倚，独立不惧……”这哪里是在写竹？实在是直书君子之道德人品嘛！苏、文之后，画家写竹之风亦大盛焉！

至于东篱之菊，惨淡秋容，虽百卉凋零，而菊犹独抱晚香，不共争芳斗艳，与世沉浮者为伍，岂不似渊明风流，难能可贵？所以菊亦以其幽人情怀，跻身“四君子”之列也！

历代画家善写“四君子”者多矣，如宋之文同、苏轼、米芾、杨无咎，元之吴镇、倪云林、王元章，明之文徵明、周天球、王绂、夏昶、朱端、青藤、白阳，清之石涛、八大、金农、板桥、李鳝、李方膺，乃至近代虚谷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……皆从不同角度、不同风格去表现蔚然君子之风。或减笔草草，高标逸韵；或阔笔奔放，洒脱雄奇；或设色浅淡，格致优雅；或纯墨点染，愈见清绝；或勾或点，或繁或简，曲尽其态而形神兼备；或造型脱略，独出意象，皆寄托情怀，爱君子，画君子，效君子而已！

《淮南子》有曰：“东方有君子之国”，《山海经》亦曰：“君子国，其民好让不争”。其实天下祸乱之源始于贪欲。因不争，则节贪欲，使民风归淳朴；因好让，则兴礼义，烽烟消尽，太平可致也！如果国人都来爱君子，画君子，效君子，以君子之美德陶冶我人之性情，以君子之风被我华夏乃至四方，则不惟我之身心受益，而天下莫不受其益也！以此观之，“四君子”之功不亦伟哉！是编此集，以奉世之爱君子、画君子、效君子者。

2002年元月6日于津门

# 點梅法 以色或以墨

点与成之花瓣宜方圆之  
阳切勿尖长尖长似桃且近俗也

迎洛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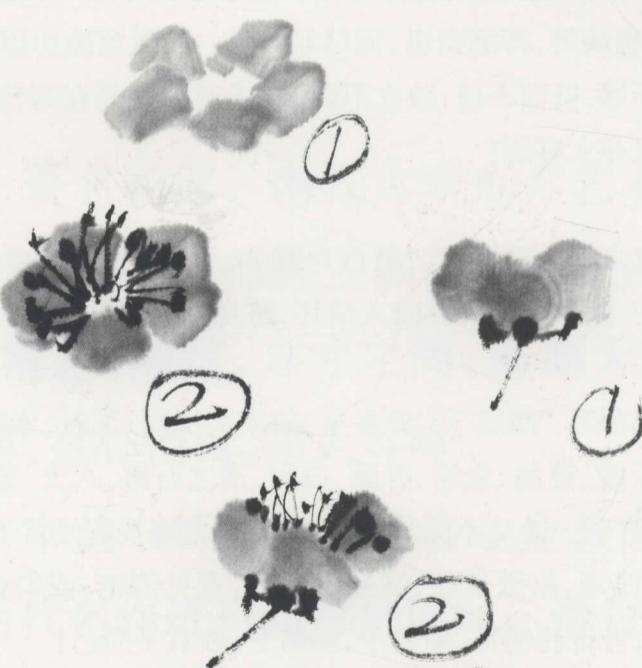


此笔点写  
然後順勢加蕊心鬚

正面花



侧面花与半侧面花



花苞

梅画法(一)点梅法 以色或以墨点写成之,花瓣宜方圆之间,切勿尖长。尖长似桃且近俗也。

鉤梅法以線鉤寫而成  
線不宜太光墨不宜太濃  
填重色者當別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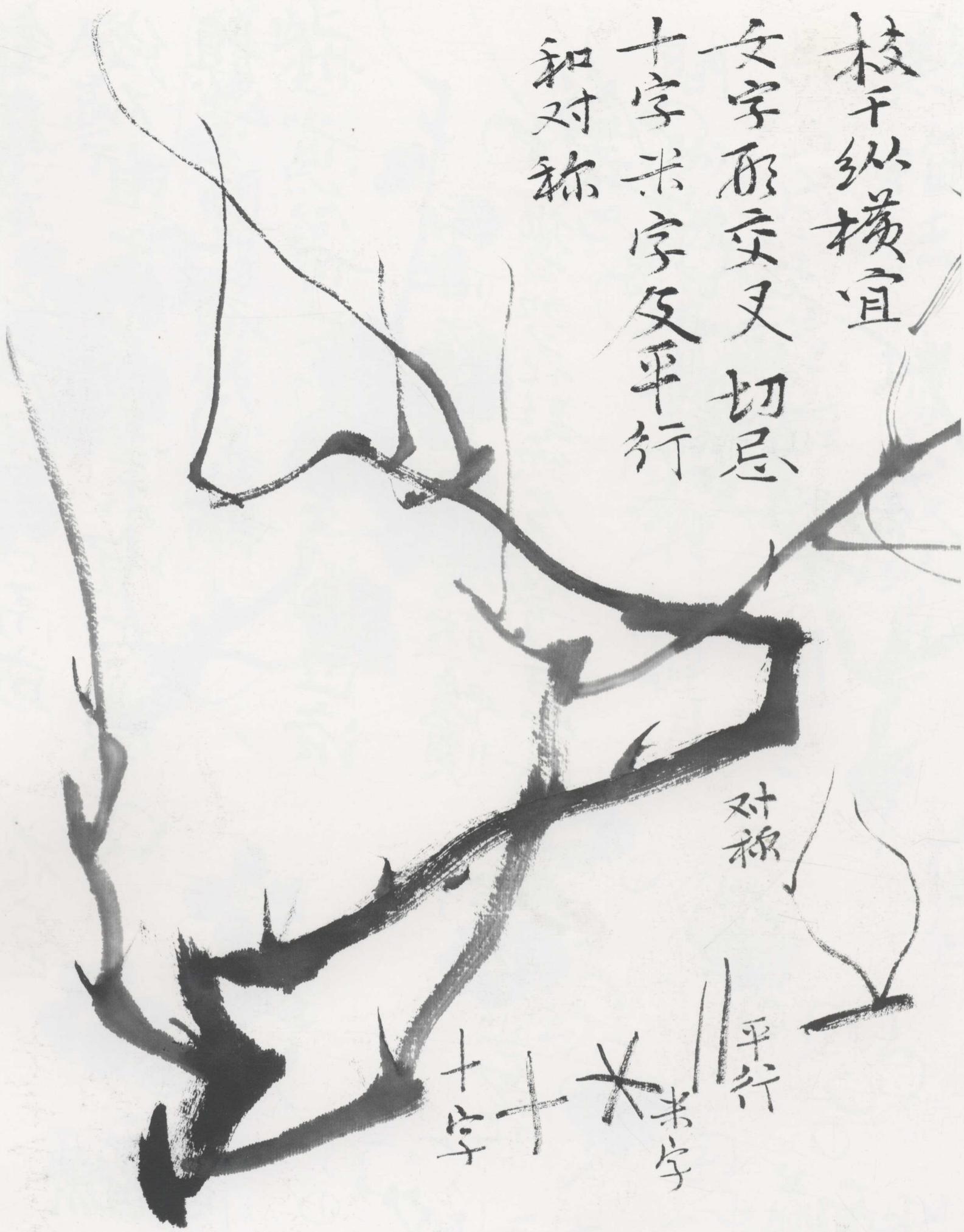
形亦不可太圓太圓近俗

花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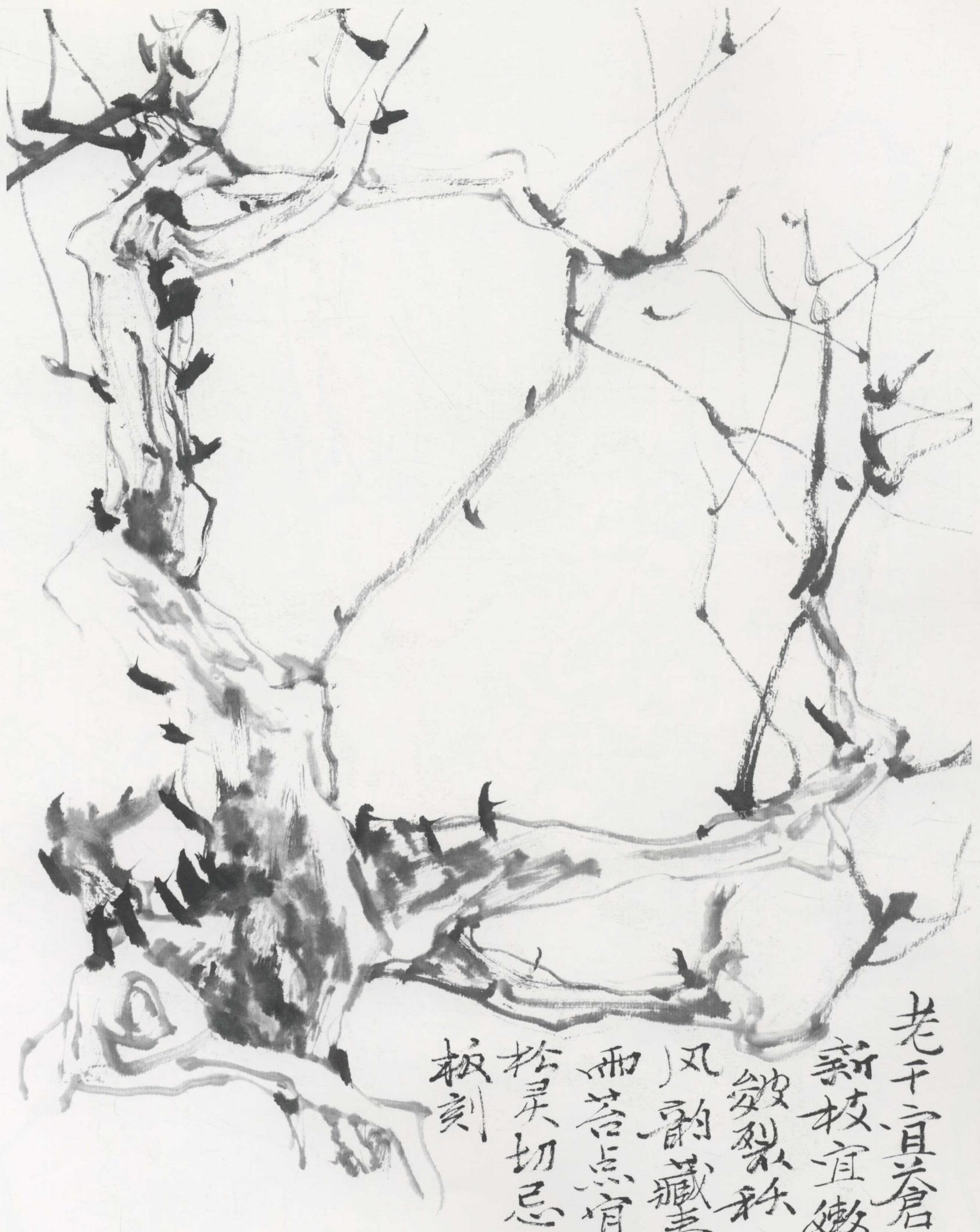
亦可隨意鉤寫然後順  
勢加花須及萼並穿枝



梅画法(二)勾梅法 以线勾写而成,线不宜太光,墨不宜太浓,填重色者当别论,形亦不可太圆,太圆近俗。亦可随意勾写,然后顺势加花须及萼并穿枝。



梅画法(三)枝干纵横,宜女字形交叉,切忌十字、米字及平行和对称。



老干宜苍

新枝宜嫩

皴裂秋风

韵藏春雨

雨苔点宜

松灵切忌

板刻

梅画法(四)老干宜苍,新枝宜嫩,皴裂秋风,韵藏春雨,苔点宜松灵,切忌板刻。

# 雪梅图

古人烘云托月，弹雪以示

烘托约略现雪意，更以粉弹之，则雪意尽矣。

庚戌年

腊月

王维行

印



梅画法（五）雪梅图，古人烘云、托月、弹雪。此以烘托约略现雪意，更以粉弹之，则雪意尽矣。



(一)



(二)



(三)



(四)

画石法:(一)勾线宜有书意。

(二)勾与皴。

(三)皴擦及点染。

(四)勾皴点染,一气呵成。



《烟笼玉树图》明·陈录作

陈录（生卒年代未详）字宪章，以字行，号如隐居士，会稽人，善写梅、松、竹、兰。此图取老梅新枝发越向上，有拂云之势，枝干曲屈大势如S状连贯，生动别致，尤妙梅梢寒烟横遮，繁花似雪，如闻其香，颇清新隽逸之气，惟老干略显刻板耳。

《月下墨梅图》清·童钰作

童钰（1721—1782）字璞岩，又字二如，号二树，又号札岩借庵子，会稽人。善山水，尤善写梅兰竹木，又工诗、书、篆刻，著有《二树山人集》、《香雪斋余稿》等。此图以比较写实的手法截取古梅一角，淡墨绰约，写月下朦胧，使人不禁联想到“暗香浮动，疏影横斜”诗句，境界清寂，颇见幽深。并自题曰：“谁似冰姿澈骨清，悬崖疏影暗香生。何当掷与怀中月，先向繁华缺处明。”



华南农业大学  
图书馆藏书

朱子梅萼天衡人坐碧一并撫親  
 南之南北北老得焚魚塢座  
 得惠恩惠本也我曾無地瘦与  
 天肥梅夜在裡里思有和尚久月  
 九采原 王水春文獻  
 前二事極老草之如  
 再為勿而斧  
 支增殊以外自為不苗牀  
 九毛詒蕩蕪愛馬忙  
 每童若淚交年烈書  
 古事記宣王蒼云午榜  
 分更穿墨走莊  
 大亨游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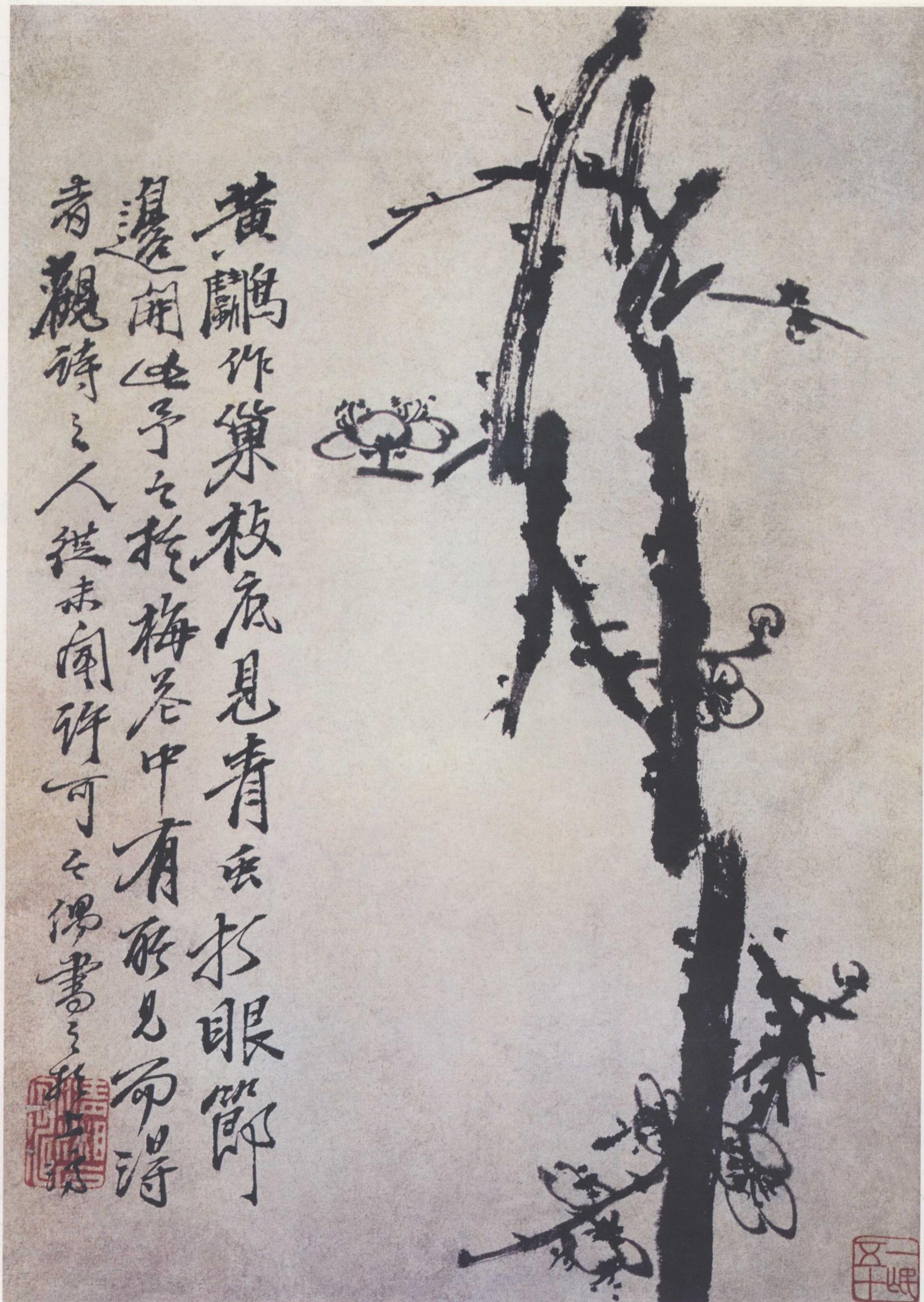
清·朱耷作

朱耷(1624—1705),明宗室,明宁王朱权后裔,自号八大山人、雪个、人屋等。擅画,工书,才情横溢,抱亡国破家之恨,出家为僧、为道,以书画遗兴也。其山水、花鸟、虫鱼无不精绝,笔墨简练概括,冷逸奇峭,造型变幻奇特,信手拈来,皆成妙境。此图写梅,老干发新枝,用笔瘦硬劲健,冷峻高雅,右上题诗其义隐晦难解,姑省略。



清·朱耷作

此图一立枝，一横出，构形险绝，写枝点花皆书意，且清瘦劲健，傲雪精神跃然纸上。自题诗曰：“三十年来处士家，酒旗风里一枝斜。断桥苔藓无人问，颜色于今似杏花。”与陆放翁《咏梅》词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，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差几相似。读画品诗，不禁高标逸韵、美人迟暮之叹！



《梅》清·石涛作

石涛(1641—1718),俗姓朱,明宗室,清初画坛“四僧”之一。石涛画路甚广,板板评其“无不擅场,而兰竹尤妙,绝冠当时”。石涛从佛法启画道,著有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,对近现代影响甚大。此图约略形似,不拘绳墨,用笔虽无多书意,而笔力厚重,不同凡俗。墨用纯,黑如拓片,笔断意连,更见古朴。所谓艺高人胆大,非常人可及也!



《梅图》清·汪士慎作

汪士慎(1686—1762)字近人，号巢林、天都奇客、溪东外史等。清著名画家，“扬州八怪”之一，擅画工诗，书亦大佳。淡泊功名，以书画自娱，其画如其人，冷隽疏朗，冷然得尘外之致。

此图意态生动，清气袭人，笔墨酣畅，高雅绝俗，又能形神兼备，可谓梅中极品，亦画中极品也。其枝干以淡墨写出，墨色丰润，寓书意于提按拂斫之间，而不弃形似，如出无心，妙造自然。其花以细笔淡墨勾成，笔法清劲，或侧、或正、或仰、或斜，而曲尽其态。以浓墨点萼及花蕊，则照映雪，梅之神气出焉。自题曰：“柴门西畔草堂东，竹外梅花花底翁。千个琅玕万点雪，绿香玉软月朦胧。”诗情画意相照，更见境界幽深。



### 《梅》清·王树穀作

王树穀(1649—?)字原丰,号无我,又号鹿公,仁和(今浙江杭州)人。工人物,师陈洪绶。

此图梅横出,取长方一角,稳而且奇,梅下题诗以加强其势,颇奇特新颖,左上短款与之呼应,简洁明快,足见画家慧心。湿笔老干与娟秀出枝相对比,笔势平和而灵动,生机勃发,写实而匠心别裁,清丽而淡雅不俗,观画如对高人,必沐浴更衣,净手焚香,蹀躞敛容以进也。其诗曰:“消息已无言,何由见高躅。冰花一夜狂,晴朝对香玉”,亦颇清丽。